

芙蓉镇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芙蓉镇/古华著。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0。8 重印
(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)

ISBN: 7-02-002570-6

I.芙… II.古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8994 号

责任编辑：刘 炜
装帧设计：李 吉 庆
责任印制：李 博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(100705 北京朝阳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：159 千字 开本 850X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.125 插页 3

198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6 次印刷

印数 43001—53000

定价：12.00 元

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

——自序

第一章 山镇风俗画

(一九六三年)

一 一览风物

芙蓉镇坐落在湘、粤、桂三省交界的峡谷平坝里,古来为商旅歇宿、豪杰聚义、兵家必争的关隘要地。有一溪一河两条水路绕着镇子流过,流出镇口里把路远就汇合了,因而三面环水,是个狭长半岛似的地形。从镇里出发,往南过渡口,可下广东;往西去,过石拱桥,是一条通向广西的大路。不晓得是哪朝哪代,镇守这里的山官大人施行仁政,或者说是附庸风雅图个县志州史留名,命人傍着绿豆色的一溪一河,栽下了几长溜花枝招展、绿荫拂岸的木芙蓉,成为一镇的风水;又派民夫把后山脚下的大片沼泽开掘成方方湖塘,遍种水芙蓉,养鱼,采莲,产藕,作为山官衙门的“官产”。每当湖塘水芙蓉竞开,或是河岸上木芙蓉斗艳的季节,这五岭山脉腹地的平坝,便颇是个花柳繁华之地、温柔富贵之乡了。木芙蓉根、茎、花、皮,均可入药。水芙蓉则上结莲子,下产莲藕,就连它翠绿色的铜锣一样圆圆盖满湖面的肥大叶片,也可让蜻蜓立足,青蛙翘首,露珠儿滴溜;采摘下来,还可给远行的脚夫包中伙饭菜,做荷叶麦子粑子,盖小商贩的生意担子,遮赶圩女人的竹篮筐,被放牛娃儿当草帽挡日头……一物百用,各各不同。小河、小溪、小镇,因此得名“芙蓉河”、“玉叶溪”、“芙蓉镇”。

芙蓉镇街面不大。十几家铺子、几十户住家紧紧夹着一条青石板街。铺子和铺子是那样的挤密,以至一家煮狗肉,满街闻香气;以至谁家娃儿跌跤碰脱牙、打了碗,街坊邻里心中都有数;以至妹娃家的私房话,年轻夫妇的打情骂俏,都常常被隔壁邻居听了去,传为一镇的秘密趣事、笑料谈资。偶尔某户人家弟兄内讧,夫妻斗殴,整条街道便会骚动起来,人们往来奔走,相告相劝,如同一河受惊的鸭群,半天不得平息。不是逢圩的日子,街两边的住户还会从各自的阁楼上朝街对面的阁楼搭长竹竿,晾晒一应布物:衣衫裤子,裙子被子。山风吹过,但见通街上空“万国旗”纷纷扬扬,红红绿绿,五花八门。再加上悬挂在各家瓦檐下的串串红辣椒,束束金黄色的苞谷种,个个白里泛青的葫芦瓜,形成两条颜色富丽的夹街彩带……人在下边过,鸡在下边啼,猫狗在下边梭窜,别有一种风情,另成一番景象。

一年四时八节,镇上居民讲人缘,有互赠吃食的习惯。农历三月三做清明花粑子,四月八蒸蒟田米粉肉,五月端午包糯米粽子、喝雄黄艾叶酒,六月六谁家院里的梨瓜、菜瓜熟得早,七月七早禾尝新,八月中秋家做土月饼,九月重阳柿果下树,金秋十月娶亲嫁女,腊月初八制“腊八豆”,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王爷上天……构成家家户户吃食果品的原料虽然大同小异,但一经巧媳妇们配上各种作料做将出来,样式家家不同,味道各各有别,最乐意街坊邻居品尝之后夸赞几句,就像在暗中做着民间副食品展览、色香味品比一般。便是平常日子,谁家吃个有眼珠子、脚爪子的荤腥,也一定不忘夹给隔壁娃儿三块两块,由着娃儿高高兴兴地回家去向父母亲炫耀自己碗里的收获。饭后,做娘的必得牵了娃儿过来坐坐,嘴里尽管拉扯说笑些旁的事,那神色却是完完全全的道谢。

芙蓉镇街面虽小,居民不多,可是一到逢圩日子就是个万人集市。集市的主要场所不在青石板街,而在街后临河那块二三十亩见方的土坪,旧社会留下了两溜石柱撑梁、青瓦盖顶、四向皆空的

长亭。长亭对面，立着个油彩斑驳的古老戏台。解放初时圩期循旧例，逢三、六、九，一旬三圩，一月九集。三省十八县，汉家客商，瑶家猎户、药匠，壮家小贩，都在这里云集贸易。猪行牛市，蔬菜果品，香菇木耳，懒蛇活猴，海参洋布，日用百货，饮食小摊……满圩满街人成河，嗡嗡嚶嚶，万头攒动。若是站在后山坡上看下去，晴天是一片头巾、花帕、草帽，雨天是一片斗篷、纸伞、布伞。人们不像是在地上行走，倒像汇流浮游在一座湖泊上。从卖凉水到做牙行捐客，不少人靠了这圩场营生。据说镇上有户穷汉，竟靠专捡猪行牛市上的粪肥发了家呢……到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，因天底下的人都要去炼钢煮铁，去发射各种名扬世界的高产卫星，加上区、县政府行文限制农村集市贸易，批判城乡资本主义势力，芙蓉镇由三天一圩变成了星期圩，变成了十天圩，最后成了半月圩。逐渐过渡，达到市场消灭，就是社会主义完成，进入共产主义仙境。可是据说由于老天爷不作美，田、土、山场不景气，加上帝修反捣蛋，共产主义天堂的门坎太高，没跃进去不打紧，还一跤子从半天云里跌下来，结结实实落到了贫瘠穷困的人间土地上，过上了公共食堂大锅青菜汤的苦日子，半月圩上卖的净是糠粃、苦珠、蕨粉、葛根、土茯苓。马瘦毛长，人瘦面黄。国家和百姓都得了水肿病。客商绝迹，圩场不成圩场，而明赌暗娼，神拳点打，摸扒拐骗却风行一时……直到前年——公元一九六一年的下半年，县政府才又行下公文，改半月圩为五天圩，首先从圩期上放宽了尺度，便利物资交流。因元气大伤，芙蓉镇再没有恢复成为三省十八县客商云集的万人集市。

近年来芙蓉镇上称得上生意兴隆的，不是原先远近闻名的猪行牛市，而是本镇胡玉音所开设的米豆腐摊子。胡玉音是个二十五、六岁的青年女子。来她摊子前站着坐着蹲着吃碗米豆腐打点心的客人，习惯于喊她“芙蓉姐子”。也有那等好调笑的角色称她为“芙蓉仙子”。说她是仙子，当然有点子过誉。但胡玉音黑眉大

眼,面如满月,胸脯丰满,体态动情,却是过往客商有目共睹的。镇粮站主任谷燕山打了个比方:“芙蓉姐的肉色洁白细嫩得和她所卖的米豆腐一个样。”她待客热情,性情柔顺,手头利落,不分生熟客人,不论穿着优劣,都是笑脸迎送:“再来一碗?添勺汤打口干?”“好走好走,下一圩会面!”加上她的食具干净,米豆腐量头足,作料香辣,油水也比旁的摊子来得厚,一角钱一碗,随意添汤,所以她的摊子面前总是客来客往不断线。

“买卖买卖,和气生财。”买主买主,衣食父母。”这是胡玉音从父母那里得来的“家训”。据传她的母亲早年间曾在一个大口岸上当过花容月貌的青楼女子,后来和一个小伙计私奔到这省边地界的山镇上来,隐姓埋名,开了一家颇受过往客商欢迎的夫妻客栈。夫妇俩年过四十,烧香拜佛,才生下胡玉音一个独女。“玉音,玉音”,就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老母所赐的意思。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,也是胡玉音招郎收亲后不久,两老就双双去世了。那时还没有实行顶职补员制度,胡玉音和新郎公就参加镇上的初级社,成了农业户。逢圩赶场卖米豆腐,还是近两年的事呢。讲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启齿,胡玉音做生意是从提着竹篮筐卖糠菜粑粑起手,逐步过渡到卖蕨粉粑粑、薯粉粑粑,发展成摆米豆腐摊子的。她不是承袭了什么祖业,是饥肠辘辘的苦日子教会了她营生的本领。

“芙蓉姐子!来两碗多放剁辣椒的!”

“好咧——,只怕会辣得你兄弟肚脐眼痛!”

“我肚脐眼痛,姐子你给治?”

“放屁。”

“女老表!一碗米豆腐加二两白烧!”

“来,天气热,给你同志这碗宽汤的。白酒请到对面铺子里去买。”

“芙蓉姐,来碗白水米豆腐,我就喜欢你手巴子一样白嫩的,吃了好走路。”

“下锅就熟。贫嘴刮舌，你媳妇大约又有两天没有喊你跪床脚、扯你的大耳朵了！”

“我倒想姐子你扯扯我的大耳朵哩！”

“缺德少教的，吃了白水豆腐舌尖起泡，舌根生疮，保佑你下一世当哑巴！”

“莫咒莫咒，米豆腐摊子要少一个老主顾，你舍得？”

就是骂人、咒人，胡玉音眼睛里也是含着温柔的微笑，嗓音也和唱歌一样的好听。对这些常到她摊上来的主顾们，她有讲有笑，亲切随和得就像待自己的本家兄弟样的。

的确，她的米豆腐摊子有几个老主顾，是每圩必到的。

首先是镇粮站主任谷燕山。老谷四十来岁，北方人，是个鳏夫，为人忠厚朴实。不晓得怎么搞的，谷燕山前年秋天忽然通知胡玉音，可以每圩从粮站打米厂卖给她碎米谷头子六十斤，成全她的小本生意！胡玉音两口子感激得只差没有给谷主任磕头，喊恩人。从此，谷燕山每圩都要来米豆腐摊子坐上一坐，默默地打量着脚勤手快、接应四方的胡玉音，仿佛在细细品味着她的青春芳容。因他为人正派，所以就连他对“芙蓉姐子”那个颇为轻浮俗气的比喻，都没有引起什么非议。再一个是本镇大队的党支书满庚哥。满庚哥三十来岁，是个转业军人，跟胡玉音的男人是本家兄弟，玉音认了他做干哥。干哥每圩来摊子上坐一坐，赏光吃两碗不数票子的米豆腐去，是很有象征意义的，无形中印证了米豆腐摊子的合法性，告诉逢圩赶场的人们，米豆腐摊子是得到党支部准许、党支部支持的。

吃米豆腐不数票子的人物还有一个，就是本镇上有名的“运动根子”王秋赦。王秋赦三十几岁年纪，生得圆头圆耳，平常日子像尊笑面佛。可是每逢政府派人下来抓中心，开展什么运动，他就必定跑红一阵，吹哨子传人开会啦，会场上领头呼口号造气氛啦，值夜班看守坏人啦，十分得力。等到中心一过，运动告一段落，他也

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。嘴巴又好油腻,爱沾荤腥,人家一个钱当三个花,他三个钱当一个钱吃。来米豆腐摊前一坐,总是一声:“弟嫂,来两碗,记账!”一副当之无愧的神气。有时还当着胡玉音的面,拍着她男人的肩膀开玩笑:“兄弟!怎么搞的?你和弟嫂成亲七八年了,弟嫂还像个黄花女,没有装起窑?要不要请个师傅,做个娃娃包靠!”讲得两口子脸块绯红,气也不是,恼也不是,骂也不是。对于这个白吃食的人,胡玉音虽是心里不悦,但本镇上的街坊,来了运动又十分跑红的,自然招惹不起,白给吃还要赔个笑脸呢。

每圩必来的主顾中,有个怪人值得特别一提。这人外号“秦癫子”,大名秦书田,是个五类分子。秦书田原先是个吃快活饭的人,当过州立中学的音体教员,本县歌舞团的编导,一九五七年因编演反动歌舞剧,利用民歌反党,划成右派,被开除回乡生产。他态度顽固,从没有承认过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,只承认自己犯过两回男女关系的错误,请求大队支书黎满庚将他的“右派分子”帽子换成“坏分子”帽子。自有一套自欺欺人的理论。他来胡玉音的摊子上吃米豆腐,总是等客人少的时刻,笑咪咪的,嘴里则总是哼着一句“米米梭,梭米来米多来辣多梭梭”的曲子。

“秦癫子!你见天哼的什么鬼腔怪调?”有人问。

“广东音乐《步步高》,跳舞的。”他回答。

“你还步步高?明明当了五类分子,步步低啦!”

“是呀,对呀,江河日下,努力改造……”

在胡玉音面前,秦书田十分知趣,眼睛不乱看,半句话不多讲。“瘦狗莫踢,病马莫欺”,倒是胡玉音觉得他落魄,有些造孽。有时舀给他的米豆腐,香油和作料还特意下得重一点。

逢圩赶集,跑生意做买卖,鱼龙混杂,清浊合流,面善的,心毒的,面善心也善的,面善心不善的,见风使舵、望水弯船的,巧嘴利舌、活货说死、死货说活的,倒买倒卖、手辣脚狠的,什么样人没有

呢？“芙蓉姐子”米豆腐摊子前的几个主顾常客就暂且介绍到这里。这些年来，人们的生活也像一个市场。在下面的整个故事里，这几个主顾无所谓主角配角，生旦净丑，花头黑头，都会相继出场，轮番和读者见面的。

二 女 经 理

芙蓉镇街面虽小，国营商店却有三家：百货店、南杂店、饮食店。三家店子分别耸立在青石板街的街头、街中、街尾。光从地理位置上讲，就占着绝对优势，居于控制全镇商业活动的地位。饮食店的女经理李国香，新近才从县商业局调来，对镇上的自由市场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。每逢圩日，她特别关注各种饮食小摊经售的形形色色零星小吃的兴衰状况，看看究竟有多少私营摊贩在和自己的国营饮食店争夺顾客，威胁国营食品市场。她像个旧时的镇长太太似的，挺起那已经不十分发达了的胸脯，在圩场上看过来，查过去，最后看中了“芙蓉姐子”的米豆腐摊子。她暗暗吃惊的是，原来“米豆腐西施”的脸模长相，就是一张招揽顾客的广告画！更不用讲她服务周到、笑笑微微的经营手腕了。“这些该死的男人！一个个就和馋猫一样，总是围着米豆腐摊子转……”她作为国营饮食店的经理，不觉地就降低了自己的身分，认定“芙蓉姐子”的米豆腐摊子，是镇上惟一能和她争一高下的潜在威胁。

一天逢圩，女经理和“芙蓉姐子”吵了一架。起因很小，原也和国营饮食店经理的职务大不相干。胡玉音的男人黎桂桂是本镇屠户，这一圩竟捎来两副猪杂，切成细丝，炒得香喷喷辣乎乎的，用来给每碗米豆腐盖码子。价钱不变。结果米豆腐摊子前边排起了队伍，有的人吃油了嘴巴，吃了两碗吃三碗。无形中把对面国营饮食店的顾客拉走了一大半。“这还了得？小摊贩竟来和国营店子抢生意？”于是女经理三脚两步走到米豆腐摊子前，立眉横眼地把戴

了块“牛眼睛”^①的手伸了过去：“老乡，把你的营业许可证交出来看看！”胡玉音不知她的来由，连忙停住碗勺赔笑说：“经理大姐，我做这点小本生意，圩圩都在税务所上了税的。镇上大人娃儿都晓得……”“营业证！我要验验你的营业证！”女经理的手没有缩回，“若是没有营业证，就叫我们的职工来收你的摊子！”温顺本分的胡玉音傻了眼：“经理大姐，你行行好，抬抬手，我卖点米豆腐，摆明摆白的，又不是黑市！”这可把那些等着吃米豆腐的人惹恼了，纷纷站出来帮腔：“她摆她的摊子，你开你的店子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她又没踩着哪家的坟地！”今天日子好，牛槽里伸进马脑壳来啦！”女经理，还是去整整你自己的店子吧，三鲜面莫再吃出老鼠屎来就好啦！哈哈……”后来还是粮站主任谷燕山出面，给双方打了圆场：“算啦算啦，在一个镇上住着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有话到市管会和税务所去讲！”把李国香气的哟，真想大骂一通资本主义尾巴们！芙蓉镇庙小妖风大，池浅王八多，窝藏坏人坏事，对她这个外来干部欺生。

李国香本是县商业局的人事干部，县委财贸书记杨民高的外甥女，全县商业战线以批资本主义出名的女将。据说早在一九五八年，她就献计献策，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放出了一颗“工商卫星”：对全县小摊小贩进行了一次突击性大清理。她的事迹还登过省报，一跃而成为县里的红人，很快入了党，提了干。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今年春上，正当要被提拔为县商业局副局长时，她和有家有室的县委财办主任的秘事不幸泄露。因她去医院打胎时不得不交代出肚里孽种畜生的来历。为了爱护典型，秘事当然被严格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。就连负责给她堕胎的女医生，都很快因工作需要被安排到千里之外的洞庭湖区搞“血防”去了。李国香也暂时受点委屈，下到芙蓉镇饮食店来当经理。可怜巴巴的连个股

① 山里人对手表的戏称。

级干部都没够上呢。

女经理今年三十二岁。年过三十二对于一个尚未成家的女人来说,是一个复杂的年纪,叫做上上不得,下下不得。唉唉,都怨得了谁呢?恋爱史就是她的青春史。李国香二十二岁那年参加革命工作,在挑选对象这个问题上,真叫尝遍了酸甜苦辣咸。她初恋谈的是县兵役局一位肩章上一颗‘豆’的少尉排长,可是那年月时髦姑娘们流行的歌诀是:一颗‘豆’太小,两颗‘豆’嫌少,三颗‘豆’正好,四颗‘豆’太老。她很快就和‘一颗豆’吹了。不久找了位‘三颗豆’,老倒是不老,就是上尉连长刚和乡下的女人离了婚,身边还有个活蹦乱跳的男娃,头次见面不喊‘阿姨’,而喊‘后妈’!碰他娘的鬼哟,挂筒拉倒。接着发生了第三次爱情纠葛,闪电式的,很有点讲究,这里暂且不表。一九五六年党号召向科学进军,她找了位知识分子——县水利局的一位眼镜先生。两人已经有了“百日之恩”。可是眼镜先生第二年被划成右派分子。“妈呀!”她像走夜路碰见了五步蛇,赶忙把跨出去脚缩了回来,好险!这一来她发誓要成为一名人事干部,对象则要个科局级,哪怕是当“后妈”。她的愿望只达到了一半。因为世上的好事总难全。不知不觉十年青春年华过去了,她政治上越来越跑红,而在私生活方面却圈子越搞越窄,品位级别也越来越低了。有时心里就和猫爪抓挠着一样干着急。她天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:照镜子。当窗理云鬓,对镜好心酸。原先黑白分明的大眼睛,已经布满了红丝丝,色泽浊黄。原先好看的双眼皮,已经隐现一晕黑圈,四周爬满了鱼尾细纹。原先白里透红的脸蛋上有两个逗人的浅酒窝,现在皮肉松弛,枯涩发黄……天哪,难道一个得不到正常的感情雨露滋润的女人,青春就是这样的短促,季节一过就凋谢萎缩?人一变丑,心就变冷。积习成癖,她在心里暗暗嫉妒着那些有家有室的女人。

李国香急于成家。有了法定的男人,她在县上闹下的秘闻就会为人们淡忘。谁成家前没有一两件荒唐事哟。今年年初来到芙

蓉镇后,她留心察看了一下,在“共产党员、国家干部”这个起码标准下,入选目标可怜巴巴,只有粮站主任谷燕山那个“北方佬”。“北方佬”一脸胡子拉碴,衣着不整,爱喝二两,染有一般老单身汉诸如此类的癖好积习。可是据山镇银行权威人士透出风声,谷主任私人存折是个“千字号”。谷燕山政治、经济条件都不差,就是年龄上头差一截……唉唉,事到如今,只能顾一头了。俗话说:“老郎疼婆娘,少郎讲名堂。”当然话讲回来,李国香有时也单相思地想到:一旦真的搂着那个一嘴胡子拉碴的黑雷公睡觉,没的恶心,不定一身都会起鸡皮疙瘩……一个果子样熟过了的女人,不能总靠单相思过日子。她开始注意跟粮站主任去接近,亲亲热热喊声“老谷呀,要不要我叫店里大师傅替你炒盘下酒菜?”或是扯个眉眼送上点风情什么的:“谷大主任,我们店里新到了一箱‘杏花村’,我特意吩咐给你留了两瓶!”哎呀,你的衣服领子都黑得放亮啦,做个假领子就省事啦……”如此这般。本来成年男女间这一类的表露、试探,如同易燃物,一碰就着。谷燕山这老单身汉却像截湿木头,不着火,不冒烟。没的恶心!李国香只好进一步做出牺牲,老着脸子采取些积极行动。

有天晚上,全镇供销、财粮系统联合召开党员会,传达中央文件。镇上那时还没有发电,会场上吊着一盏时明时灭像得了哮喘病似的煤气灯。女经理等候在黑洞洞的楼梯口。粮站主任进来时,她自自然然地挨过身子去:“老谷呀,慢点走,这楼口黑得像棺材,你有点好事牵着我的手!”粮站主任没介意,伸过手臂去让女经理拉住,也就是类似大口岸地方那种男女“吊膀子”的款式。谁知女经理得寸进尺,“吊膀子”还嫌不足,竟然整个身子都贴了上来。粮站主任口里喷出酒气,女经理身上喷出香气。反正黑咕隆咚的木板楼梯上,谁也看不清谁。“你呀,又喝了?嘻嘻嘻,酒臭!”女经理又疼又怨像个老交情。“你怎么像根藤一样地缠着我呀?来人了,还不赶快松开?”粮站主任真像棵树,全无知觉。气得女经理恨

恨地在他的膀子上掐了一把：“老东西！不懂味，不知趣！送到口边的菜都不吃？”粮站主任竟反唇相讥：“女经理可不要听错了行情估错了价，我懂酒味，不知你趣！”天啊，这算什么话？没的恶心！好在已经来到了会场门口，两人都住了口。彼此冷面冷心，各人有各人的尊严。进了会场各找各的地方坐下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

在一个四十出头的单身汉面前碰壁！李国香牙巴骨都打战战，格格响。饮食店的职工们当然不知女经理的这番挫折，只见她第二天早晨起来眼睛肿得和水蜜桃一样，看什么人都不顺眼，看见馒头、花卷、包子、面条都有气。还平白无故就把一位女服务员批了一顿：

“妖妖调调的，穿着短裙子上班，要现出你的腿巴子白白嫩嫩？没的恶心！你想学那摆米豆腐摊的女贩子？还是要当国营饮食店的营业员？你不要脸，我们国营饮食店还要讲个政治影响！先向你们团支部写份检讨，挖一挖打扮得这么花俏风骚的思想根源！”

几天后，女经理自己倒是找到了在老单身公谷燕山面前碰壁的根源：就是那个“米豆腐西施”，或如一般顾客喊的“芙蓉姐子”。原来老单身公是在向有夫之妇胡玉音献殷勤，利用职权慷国家之慨，每圩供给六十斤碎米谷头子！什么碎米谷头子？还不是为了障人耳目！里边还不晓得窝着、藏着些什么不好见人的勾当呢。“胡玉音！你是个什么人？李国香又是个什么人？在小小芙蓉镇，你倒事事占上风！”有好些日子，她恼恨得气都出不均匀，甚至对胡玉音婚后不育，她都有点幸灾乐祸。“空有副好皮囊！抱不出崽的寡蛋！”相形之下，她不免有点自负，自己毕竟还有过两回西医、草药打胎的记录……谷燕山，胡玉音！天还早着呢，路还远着呢。只要李国香在芙蓉镇上住下去，扎下根，总有一天叫你们这一对不清不白的男女丢人现眼败相。

她是这样的人：常在个人生活的小溪小河里搁浅，却在汹涌着

政治波涛的大江大河里鼓浪扬帆。“神仙下凡问土地”，她决定利用空余时间先去找本镇大队党支部调查调查，掌握些基本情况，再来从长计议。

三 满庚哥和芙蓉女

芙蓉河岸上，如今木芙蓉树不多了。人说芙蓉树老了会成芙蓉精，化作女子晚上出来拉过路的男人。有人曾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后半夜，见一群天姿国色的女子在河里洗澡，忽而朵朵莲花浮玉液，忽而个个仙姑戏清波……每个仙姑至少要拉一个青皮后生去配偶。难怪芙蓉河里年年热天都要淹死个把洗冷水澡的年轻人。搞得镇上那些二百五后生子们又惊又怕又喜，个别水性好、胆子大的甚至想：只要不丢了性命，倒也不妨去会会芙蓉仙姑。站在领导者的立场上，从长远利益着眼，这可对镇上人口、民兵建设都是个威胁。因而河岸上的芙蓉老树从一镇风水变成了一镇迷信根源。后来乡政府布置种蓖麻籽，说是可以提炼保卫国家的飞机润滑油，镇上的小学生们就刨了芙蓉树根点种蓖麻，既巩固了国防，又破除了迷信。正跟镇背后的方方湖塘，原先种着水芙蓉，公社化后以粮为纲，改成了水稻田一样。不过河岸码头边，还幸存着十来株合抱大的凉粉树，树上爬满了薛荔藤。对于这十来株薛荔古树何以能够逃脱全民炼钢煮铁运动，镇上的人说法不一。有的说是因它的木质差，烧成木炭不厉火。有的说是乡政府的一个后来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乡长同志，执意要留给过渡群众歇气、纳凉。有的说就是到了尽吃尽喝的共产主义社会，大热天大约也还要用冰凉的井水磨几碗凉粉解解油腻，留下凉粉树，是看到了长远利益……你看看，才过了四五年，对这么件小事就各执一词，众说纷纭，可见中国历史的复杂性。难怪历朝历代都有那么多大学问家做“考证”。凉粉树啊，薛荔藤，在码头石级两旁，形成了烈日射不

透的夹道浓荫，荫底着上下过往行人。树上吊满了凉粉公、凉粉婆，就像吊满一只只小小的青铜钟。它们连同浓荫投映在绿豆色的河水里，静静的河水都似乎在叮咚、叮咚……

大队支书满庚哥，一九五六年从部队上复员下来，分配在区政府当民政干事，就是在这渡口码头边，见到了镇上客栈胡老板的独生女的。那女子洗完了一篮筐衣服，正俯着脸盘看水下岩缝缝里游着的尾尾花灯鱼玩。满庚哥从岸上下来等渡船，首先看到的是那张倒映在河水里的秀丽的鹅蛋脸……他心里迷惑了一下：乖！莫非自己大白天撞上了芙蓉树精啦？镇上哪家子出落个这么姣好的美人儿？民政干事出了神。他不怕芙蓉树精，不觉地走拢过去，继续打量着镜子一般明净的河水里倒映出的这张迷人的脸盘。

这一来，河水里就倒映出了两张年轻人的脸。那女子吓了一大跳，绯红了脸，恨恨地一伸手先把河水里的影子搅乱了，捣碎了；接着站起身子，懊恼地朝后生子身上斜了一眼。可是，两个人都立时惊讶、羞怯得和触了电一样，张开嘴巴呆住了：

“玉音！你长这么大了？……”

“满庚哥，你回来了……”

原来他们从小就认识。满庚哥是摆渡老倌的娃儿。玉音跟着他进山去扯过笋子、捡过香菇、打过柴禾。他们还山对山、崖对崖地唱过耍歌子，相骂着好玩。小玉音唱：“那边徕崽站一排，你敢砍柴就过来，镰刀把把打死你，镰刀嘴嘴挖眼埋！”小满庚回：“那山妹子生得乖，你敢扯笋就过来，红绸帕子把你盖，花花轿子把你抬！”一支一支的山歌相唱相骂了下去，满庚没有输，玉音也没有赢。她心里恨恨地骂：“短命鬼！哪个希罕你的红绸帕子花花轿？呸，呸！”有时她心里又想：“缺德少教的，看你日后花花轿子来不来抬……”后来，人，一年年长大了，玉音也一年年懂事了。满庚哥参了军。胡玉音一想到“花花轿子把你抬”这句山歌，就要脸热，心跳，甜丝丝地好害臊。

一对青梅竹马,面对面地站在一块岩板上。可两人又都低着头,眼睛看着自己的鞋尖尖。玉音穿的是自己做的布鞋,满庚穿的是部队上发的解放鞋。好在是红火历日的正中午,树上的知了吱——呀、吱——呀只管噪,对河的艚公就是满庚的爹,不知是在阴凉的岩板上睡着了,还是在装睡觉。

“玉音,你的一双手好白净,好像没有搞过劳动……”还是民政干事先开了口。开过口又埋下眼皮好后悔,没话找话,很不得体。

“哪个讲的?天天都做事哩。不戴草帽不打伞,不晓得哪样的,就是晒不黑……不信?你看,我巴掌上都起了茧……”客栈老板的独生女声音很轻,轻得几乎只能自己听见。但民政干事也听得见。

胡玉音有点委屈地嘟起腮帮,想向满庚哥伸出巴掌去。巴掌却不听话,要伸不伸的,麻起胆子才伸出去一半。

满庚哥歉意地笑了笑,伸出手去想把那巴掌上的茧子摸一摸,但手臂却不争气,伸到半路又缩了回来。

“玉音,你……”满庚哥终于鼓起了勇气,眼睛睁得好大,一眨不眨地盯着秀丽女子,眼神里充满了讯问。

玉音吃了灵芝草,满庚哥的心事,她懂:

“我?清清白白一个人……”她还特意添加了一句,“就是一个人……”

“玉音!”满庚哥声音颤抖了,紧张得身上的军装快要胀裂了,张开双臂像要扑上来。

“你……敢!”胡玉音后退了一步,眼睛里立即涌出了两泡泪水,像个受了欺侮的小娃娃一样。

“好,好,我现在不……”满庚哥见状,心里立即生出一种兄长爱护妹妹般的感情和责任,声音和神色都缓和了下来。“好,好,你回家去吧,老叔、婶娘在铺里等久了,会不放心的。你先替我问两个大人好!”